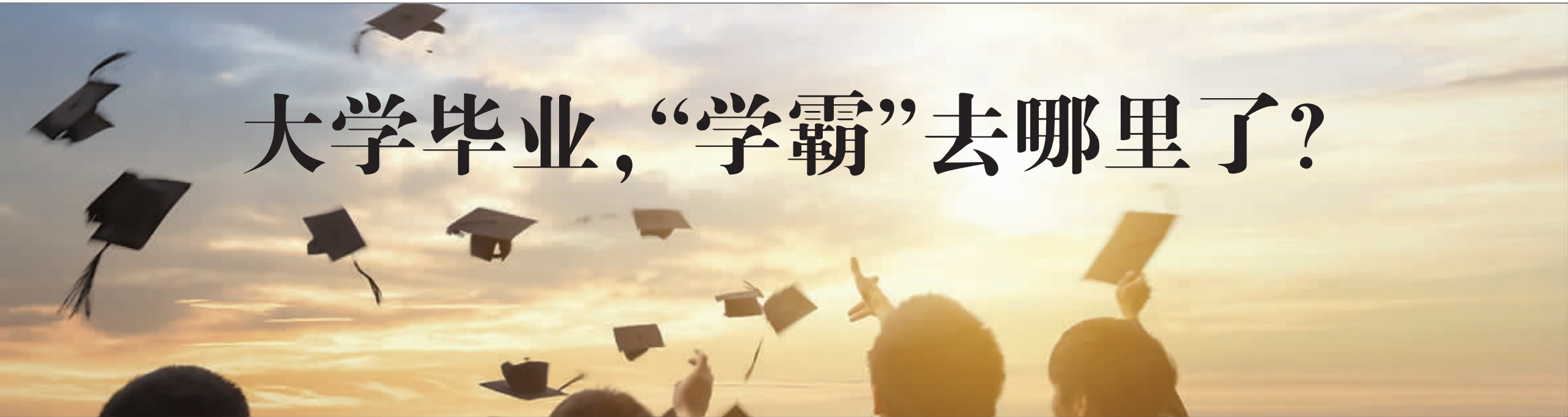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学霸”去哪里了?

■本报记者 姜澎

“小时候,我的愿望是要研究出一种药物,让细胞永葆青春,让人长生不老,那么我现在离这个梦想会不会更近了?”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生江熹霖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今年毕业的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将继续研究自己从小就感兴趣的问题,他也被评为今年复旦的“毕业生之星”。

在大多数人看来,江熹霖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但他自己却深知,大学四年可谓起伏伏。他的求学经历,也许可以给后来的同学一些启示。

用按部就班的“笨办法”才能得到好成绩

读小学的时候,江熹霖幻想着研究出一种药,让细胞永久保持青春,要是人可以长生不老,那就太好了;中学时,他幻想着在体外培养出身体里的每个器官。要是哪个器官坏了,就直接换一个,那么人就可以一直健康地活下去。

考大学时,江熹霖选择了生命科学学院。不过,一进大学,他就发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早就已经有人在研究了。他幻想的“细胞青春药”,叫做端粒酶;幻想人工培养出的器官,叫做异源器官培养,这些现在都已经是

科学研究的热点。

“我真的很兴奋,没有想到,我一进入大学就有机会‘直面’曾经只是存在于我幻想中的东西。”江熹霖说。在不分专业的自然科学大类中,他每天都能够接触到不同学科的知识,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学习上。

刚刚从忙碌的高三解脱出来,大多数同学在刚进大学时会不自觉地相信一些所谓的“攻略”。比如,“同样是选课,选导论类的课程更容易”、“比起平时努力,考前玩命复习更重要”、“往年例题刷好了,成绩才会高”……但是,江熹霖并没有在这些声音中迷失自己。

“来大学难道不是为了把知识学得透彻,以后能够更好地应用吗?!”江熹霖决定不受这些套路的影响,还是按照自己的“笨办法”,一遍遍看书,推导每一个公式思考每一个例子。大一上学期,他的成绩位列自然科学大类500多个学生的第一名,获得了3.95的绩点(4分为满分)。

为了追求超高绩点 他也曾失去学习目标

大二时,江熹霖开始尝试进入实验室学习。他被顺利分流进入生命科学学院。不过,这个时候的江熹霖又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绩点一定要想办法提高,才可以申请到国外的好学校读博”、“抓紧做科研才能在申请

季之前发文章”……江熹霖开始在意自己的成绩,也急不可耐地去参加各种所谓“今后对申请海外名校深造有帮助的学生活动”。

但渐渐的,他却越来越感到迷茫,因为急于得到科研成果,他常常没仔细思考就开始盲目实验,常常因为实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而焦躁。即便是实验有好的结果,学习获得的快乐程度也大大减少。

这个时候的江熹霖开始思考:“我做这一切是为了提高绩点读博士吗?我的兴趣和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在哪里?要接近我的梦想,只有继续深造是唯一的选择吗?”一连串的问道,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开始了另一种尝试:前往永平支教,前往深圳调研,在美国加州参加青年政治家论坛,参观硅谷的创新型企业,到野外实习、参加学校的“思源计划”……他逐渐意识到,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

江熹霖发现,数据推动的生物学研究已经成为目前解决生物医学最为有效的方式,而分析复杂的生物数据集在这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是,这需要很强的数学计算机背景,当时已经大三的江熹霖,在这个专业领域几乎一窍不通。自此之后,江熹霖开始学习大量数学计算机课程,大学期间共修读212个学分(包括交流学分),而本科毕业只需要大约150个学分。

公益教授团;我的学长学姐们,正在参与各类疾病的研究,一心想为病人消除病痛;我的同学们飞往全世界的实验室,追寻科学梦想,与梦想同行,与祖国同行!

前不久,在学校的致远杰出学生奖学金的答辩现场,老师问我:你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而不是出国深造。我说:我想研究中国人的营养问题。我理解,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营养学研究是有国界的。因为,各个人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相比于成熟的西方营养学,中国的营养学研究尚刚刚起步。由于缺少有足够样本量的、可靠的中国人群营养数据,目前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大多数是参考西方人群的研究数据制定的。我的科研之路,

从头开始虽然痛苦 但是成长迅速

江熹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期间,加入了电子工程系一名教授的实验室。开始时,他连提的问题都被导师认为是“应该自己阅读相关文献获得解答”。

在计算机领域从零开始,江熹霖觉得太痛苦了。但几个月过去,他不仅在绝大多数统计学课程中名列班级前茅(大多数课程都有200人左右),在实验室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随后江熹霖获得纽约大学及上海纽约大学的奖学金,前往美国科学院院士David Heeger(戴维·黑格)实验室工作。在十周工作中,他就完成了可以发表三篇论文的科研工作,目前这些工作都在由实验室的博士生们继续补充。

也正是因此,他获得了曾经的几位研究导师的强力推荐。最终,江熹霖拿到了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即将继续踏上自己的梦想之路,为人类医学事业做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江熹霖在学习上也没有放松。由于他未来的研究,是希望通过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因素,因此,他仍然在数学系的测度论课程上艰难学习。纯抽象分析对江熹霖来说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让人类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我的梦想没变,这一定会推动我继续努力。”江熹霖说。

将从中国大地上起步。

老师们对我说: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这诚然是对我的谬赞,不过,情怀,何尝不是支撑着科学家们一生投身于科学研究的理由呢?

爱因斯坦从价值关怀方面把科学家分为三种类型:智力愉悦型、功利型、终极关怀型。科学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及科学的深度进展来自以终极关怀为价值目标的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够持久从事科学活动,探索世界奥秘、关怀人类命运,永无止境。

大学四年,我们探索科学,体悟情怀,拥抱温暖。如今,我们即将离开母校,交大人标签将伴我们一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学生)

7月,又是一批大学生离开校园的日子。在一场又一场的毕业典礼中,老师们目送学生远行,道出他们的临别赠言。听听师长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对时下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都将有所帮助。

“和更多的人分享你们的桌子”

■陈恒

我是历史系教师,想从词源的角度追溯一下毕业典礼的历史。毕业典礼一词在英文中叫Commencement,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来自于古法语中的Commencement,意为“开始的时刻”;而另一个来源则是拉丁文的Commensai,意为“同一张桌子”。

在中世纪大学里,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院制大学中,教师和学生们的住在大厅中共同用餐。教师们坐在大厅前面的高台桌上,与进餐的学生相区别。当一个学生毕业被授予学位之后,意味着其获得任教许可,称之为“进阶”,即从一个较低的等级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学生获得学位之后,就可以和教师们一同用餐,“在一起分享同一张桌子”,以庆祝他们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和作为教师团体对新人的接纳。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得到一本书、一把椅子、一枚金指环和一顶帽子。当学生戴上象征学位的帽子的时,意味着他们拥有了站在讲台上宣讲的资格。中世纪大学教师共同体对获得学位者的接纳仪式,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同学应该都邀请过你们的老师一起聚餐。在修辞意义上,作为学生的你们,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在知识的修养和能力等许多方面,可以跟老师平起平坐了。

不过,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提升到教师的水平,甚至超越教师,仅仅是一个方面。步入更高层次的知识平台时,绝不意味着你们有了轻视、乃至蔑视低桌子上的人的资本。你们今天的进阶恰恰是为了说明,你们不仅具有了向更高层次攀登的能力,而且也秉承了这个平台的胸怀和包容力。

善良与坚守,是从医者的担当

■郑加麟

前一阵,我与来自美国的一对校长夫妇一起回忆往事。有些故事听了很多遍,还是觉得获益良多。校长太太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她告诉我,多年之前,他们刚到美国的一个城市,那时他先生刚当上当地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有一天,她先生便对同行的外科主任说:整个科室有30多个医生,都是极聪明的人。但最终能胜出的,始终是那些对待病人都很友善的好人(Nice people)。这么多年来,这个道理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每一个能考上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能力上都毋庸置疑,具有高水平和高智商。但我想问的是:在抗挫能力、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方面,你们是否如学习成绩一般优秀?

其实,当前的社会,医患矛盾激化的案例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多发和严重。而一些医患矛盾的产生,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有些内因,却是医生能主动选择的,所以我们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做起。我们必须时刻清楚,医学面对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医学,必须是充满温度的。医者,不仅拥有高超精湛的技艺,更重要的是那一份胸怀天下的仁心仁德。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即将毕业的你,是选择被社会安排还是实现自己的热爱?是选择安逸的生活,还是选择奉献和付出的人生?是选择放弃,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这医路走得辛苦,但是相信每位医学生都会发自内心觉得“值得”。

前几天,我和一位博士生在一起交流。她看到了近期的两则新闻。一个是麻醉医生过劳猝死,一个是超声

这种胸怀,这种包容力,是我特别想强调的。

说起来,在师大的日日夜夜,你们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胸怀。常常,我在傍晚的校园里散步,看到年轻的你们俯身给大大小小的流浪猫喂食,你们向这些渺小的生命伸出援手,向这个世界上在最低位置上吃饭的生命伸出援手,你们青春的剪影让我想到里尔克的诗:“我们都在落/但是有一个人,用他的双手/无限温存地捧住了这种降落。”

用你们年轻的双手捧住时代的降落吧!这个,恰是今天的意义。当你们有资格和老师一起分享同一张桌子,它必须意味着,从今天开始,你们也有责任和更多的人分享你们的桌子了,就像在寒冷的冬夜,你们把温暖的教室和流浪猫一起分享。

我们读书的时候,世界地图上都有八个大字:放眼全球,胸怀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八个大字把我送入了世界史专业,但我希望,你们是带着这样的世界胸怀从这个校园里走出去。我相信,春风千万里,都会吹着我们的桃和李。现在,允许我用高亢来掩盖软弱,用激励来表达不舍。未来,希望你们也能像凯撒那样气势磅礴:我来。我见。我征服。得意的时候,让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得意,失意的时候,让母校帮你,就像歌里唱的,我们会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

最后,让我修改别人的诗句来祝福你们——

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

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激发你热情的对手。

愿你对过往的一切,情深意重,

愿你历经岁月,依然郁郁葱葱。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的科研之路,将从中国大地起步

■戈劭好

作为一枚标准的“吃货”,我对营养学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和好奇心。养乐多里真的有一00亿个活的乳酸菌吗?这个有趣的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生物实验证明,我在个人营养学公众号“小鱼儿的营养学”记录了这一实验,短短一天内获得了“3000+”的阅读量,很多网友惊讶地表示:原来科学和生活可以这么接近!

而作为一名营养学的学生,我经常被追问:喝什么样的牛奶最健康?维他命有什么用?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最好的减肥方式是什么?……身边的

生、保健。然而,在这个时候,我都会笃定地告诉他们:我研究的是一门科学!

是交大,让我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大学让我看到了,荧光蛋白在显微镜下熠熠生辉,“蠢萌”的驱动蛋白“行走”在微管上运输囊泡,35亿年前的遗传信息至今仍存在于小小的双螺旋DNA分子中。领略了科学之美,看到了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我相信,我也可以用科学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不一样。

回首在交大的四年,学校不仅教会了我什么是科学精神,更给我传递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大学生需要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在交大,我见到募款建造山区小学、资助贫困学生的

我为什么选择博士毕业后赴西藏工作

■占冠元

我是同济大学2017届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工程专业博士毕业生,即将奔赴西藏日喀则基层工作的一员。

关键词 1: 难忘

回顾过去,有很多难忘的往事。我生长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小村庄,出生40天后,由于父母都要忙于出工干活,只能把我放在村子里别人家寄养,是他们用米糊将我喂养长大,两岁后由大三三岁的姐姐照顾我。儿时至今,我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姐姐在初三时被迫辍学,当时她带着初中课本只身南下广东深圳打工,离别时她说她要赚五百块钱回来再继续读书。那年过年回家,她赚了一千块。但是,她觉得家里将来还是没有能力供两个孩子读书,于是为了我彻底放弃了她的学业。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初没有能力让姐姐继续读书”,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于是我在周记里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路阳光璀璨》,当时的我立志要当一名校长,我的梦想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就像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所寓意的。

难忘上大学那年,我只带了两千块钱,依靠自己的双手争取学费和生

话费,直到今天。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我捡过矿泉水瓶、扫过地、扛过钢板、洗过马桶,当我有能力养活自己时,开始辅导姐姐的孩子识字学习,并全部供应小外甥的奶粉……此外我还无偿辅导了5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每当想起打零工回来借着公共厕所的灯光完成高等数学作业的情景,我都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校园生活。然而,当我决定要继续读研读博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已很自私。因为很多为人父母者都会认为:只要孩子还在读书,他们就会不顾身体健康去拼命赚钱。我父亲就是这样:由于生活过于节俭,他晕倒在工厂里,幸好被好心的老板拨打120救了回来。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能等到我们有出息了再来照顾父母,养老必须长远规划。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再拼命工作,我就把他们带在身边,慢慢培养他们新的生活理念。

我难忘过去的辛酸与痛楚,然而,过去的终究都过去了。涌上心头的是那些感动的人和事。

关键词 2: 感恩

大家一定清晰地记得收到同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喜悦之情,我们胸怀理想、心怀梦想,加入同济大家庭。

为了不变的理想,硕士毕业后,

我放弃了规划局、供电局的工作,毅然来到这里求学。最初没想到上海房租压力这么大,第一个月我们家吃了一个月土豆丝和海带丝。带着父母上学,物质上并不宽裕,但精神上,我很富足。迈入同济这座百年学府,我时刻不忘刻苦学习,经常去旁听一些专业课程,跟随大师足迹,聆听恩师教诲。每当传来我们同济师生的捷报时,我心澎湃不已,便鞭策自己要加倍努力,缩小与前行动者的差距。

关键词 3: 选择

有首歌曲的名字叫《渴望》,是我们村同组的一位妈妈因病离开前教会给他孩子的。这个孩子经常待在我家,我妈妈做饭给他吃,我辅导他写作业。他常坐在我家老宅的石头门槛上唱这首歌。他每唱一次,我妈妈就偷偷流泪一次。那是我幼小的心灵触动的开始……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过得好不好?

毕业之际,我选择了支援西部建设。身边的人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好不容易从乡村一路走到大城市,为什么要去西藏;西藏条件艰苦,你的身体可以承受吗,况且还有一家老小需要照顾……

我是这么考虑的:首先,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我读书期间,就一直有服务社会的愿望。

本科毕业那时候,如果有支教的机会,我想我会选择去西部地区。

其次,从个人来说,能读这么多年书,也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如今毕业了,有这个机会,我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能够像老师一样,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

再次,我内心固然舍不得自己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孩子们将会缺少陪伴。但是只要把家人安顿好,我将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觉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的事情。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把家庭带在身边,我才能放心去西部。如果说,过去的十年,我为了照顾小家而坚持不懈、迎难而上,那么如今毕业了,我是时候该为社会做点事情,去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我毕业后选择去西藏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人生经历不一样,对梦想的追求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具有同济人的精神和品质。我们正在用世界的眼光看待知识的力量与科技的魅力,用健康的体魄追逐青春的梦想与花样的年华!

(作者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也是今年沪上自愿选择赴西藏自治区服务的唯一一名博士毕业生)